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十回 故人相逢喜談別後 仇寇見面幸捉回營

詩曰：只恐身閒心未閒，心閒何必往雲山。果然得手性情上，更須埋頭利害間。

動止未嘗防忌諱，語言何復著機關。

不圖為樂至於此，天馬無蹤自往還。

馬成龍、馬夢太、李慶龍三人來至七步橋，住在榮升店內，見那上房之正面是供的「臨敵無俱、勇冠三軍、武雄馬成龍之神位」，問小二，才知道是何先生所供，也不知這何先生是何緣故。正自懷疑之際，忽聽外面一片聲喧，問小二是作什麼的。小二說：「是七步橋上算卦的先生真靈，善斷人吉凶禍福，斷事如神。他今是算完了，每日只算五十卦，多一卦不算，真有靈應！這是算完了，他要回去，這還有沒算完的人，大家追來叫他給算，他不給算。」馬成龍說：「這位先生姓什麼，叫什麼呢？」小二說：「姓郭，名子靈，道號知機子。他算的真好！」馬成龍聽小二說，他心中甚喜，說：「我明日也去算算，看我拿的著這馬保拿不著。」天色已晚，三人要酒菜，吃了晚飯，三人安歇睡覺。

次日，吃完了早飯，算還了店帳，出了榮升店，到了七步橋。馬成龍想要算一卦，見那卦棚內有一位先生，年約四十以外，四方臉，淡黃的臉膛兒，濃眉闊目，細條身材，準頭端正，四方口；身穿灰色綢子長衫，足下白襪雲履，一表非俗。那占卦之人不少，都在那裡候著他發牌子，每日五十卦為度。今天他看那人多，他說：「有占卦的來，每人先給卦禮，不論多少，我這裡是每個卦禮一百文。」馬成龍說：「我一個人要算一卦，你等躲開。」分開眾人，來至在桌兒以前，伸手抽了一支籤。那先生把三文錢連搖了幾搖，擺上卦盤。這是六爻卦，按後天之數，八八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分為單折衝交，連搖了六次，說：「這卦名坤，為地，是六衝卦，離而復合。占財興旺，占行人不遠，尋找物件，往正北四十七步，定有音信。」馬成龍說：「我要找行人也行？」先生說：「你往正北四十七步，定有音信。」馬成龍說：「謝謝先生，我回頭給送卦禮來。」先生說：「無妨，你去吧。」

馬成龍半信半疑的往北走著，說一步、兩步、三步，一連至四十三步，只見眼前站定一人，說：「來了？」馬成龍又走了三步，那人說：「來了？」山東馬一抬頭，見有一人，年有四十以外，淡黃臉膛，長眉大眼，鼻直口方，五官端正；身穿半大毛藍布褂，藍布中衣，足下白襪雲鞋，筆嘻嘻的說：「老馬，你從哪裡來呀？少見哪！」馬成龍聽見，仔細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你這號東西！你在這裡作什麼呢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在這裡開店，昨日還念叨你來的哪。」馬夢太問說：「大哥，這是誰呀？」馬成龍說：「這是當年在桃柳營，我跟著伊老人在那裡奉命去衛輝府搬兵去，路過金家鎮，住在店內，我救的金文學，就是他家掌櫃的。他叫韓三，還有一個劉四。」說著，馬成龍說：「韓三，你往這來作買賣哪？」韓三說：「馬老爺，你還認識我呢，提起這話就長了。自從你老人家去後，那李虎臣辦了就地正法，把家也抄了，內中還拉出幾個賊來呢！杜明跑了，謝聰嚇死了。我們少掌櫃的也不願意在金家鎮住啦，把房賣了，和我與劉四，連他的家眷，全移在這裡來啦。這七步橋有我們掌櫃的親戚，他岳父家姓何，是位秀才公，以教書為業，他就是一個女兒，今在這裡開了兩座店。你老人家如何來到這裡？請裡邊坐吧。」馬成龍說：「也好，我要瞧瞧你們掌櫃的。我是來至此處找人來了。」

馬成龍三人進了路東裡的店，到了上房之內，屋中收拾乾淨，字號是北榮升店。劉四過來問好，那韓三送過茶來，說：「我們掌櫃的少時就回來，你三位老爺是昨日來的吧？」馬夢太說：「我們住在榮升店上房。」韓三說：「我們不知道，要知道早過去啦！那店和這店是一家的買賣。」馬成龍說：「那店不是姓何嗎？」韓三說：「是姓何呀，是我們金掌櫃的岳父。」馬成龍說：「那店內給供著我的名字，是誰供的哪？」劉四說：「我們這裡也有啊，你老人家看看。我們少掌櫃的說過，說也不能報答你老人家的恩了，惟願你老人家高官得做，駿馬任騎，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放在我們這裡供奉一個牌位。」馬成龍說：「我說我這些天所在不順，我一個在世活人，要折壽壞了我，快把這牌位給撤了吧，不可再供了。」

正說著話，忽見那金文學從外面進來，說：「馬恩公，你來了甚好，可想死我也！我只說今生見不著了，不想你今又來至這裡，果然是『人到何處不相逢』！」金文學又說：「這二位貴姓啊？」那馬夢太說：「我姓馬，名夢太，是北京與我馬成龍大哥在一處住。」李慶龍也通了名姓，大家見禮。金文學叫韓三去收拾菜來，「我同三位喝幾盅。馬大人是慷慨之人，又是我救命的恩公，當初要不是他，我夫婦早為泉下人矣！我想這件事，也是我命不該絕，才有馬恩公他來救我。」又把金家鎮之事提說一番。馬成龍說：「金賢弟，你我今日見一面，從此也不能見面了，你我有一面之言。」金文學說：「我還有一事未問，你三位這是從哪裡來？至此處有什麼事呢？」馬成龍聽他問，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金賢弟，你要問，提起這事，真把我氣死了！我奉穆將軍令箭，來剿懸漠山，為有教匪兩張皮馬保，他用的誑軍計把我冤了，我保他作為真心投降，立了軍令狀。他誑大帥進了他的山口，他設了二十四座地雷，多虧了他玉門、巴德哩二人探山，遇見餘順，破了地雷。穆將軍要殺我，多蒙合營眾將給我求情，我奉令給我三天的限，派他二人跟我，來拿兩張皮馬保，如拿著是將功折罪。我今來至此處，我和你今天盡一夜之樂，我明日回營，生死不定。可有一件事，你把那牌位千萬的撤了，不准供著。你要供著，於你無益，我也無有什麼好處。」金文學一聽這話，心中甚是可慘，說：「馬恩公，你要不拿兩張皮馬保成不成呢？」馬成龍說：「我要拿不住兩張皮馬保，穆將軍就把我給殺了，以重軍法。」金文學說：「要是如此，恩公不必憂愁，我給你去拿他，不費吹灰之力，你看如何？」

正說著，韓三、劉四擺上酒菜。金文學陪著，四人對坐吃酒。馬成龍說：「金賢弟，你說要拿馬保不費吹灰之力，是他在哪裡？你說了實話，我去拿他去吧。」金文學說：「恩公！」馬成龍說：「兄弟，你不必這樣外道稱呼，要脫俗，自家兄弟，何必客套呢？」金文學說：「大哥言之有理。你這件事，小弟既然知道了，焉有不替你解難之理？你要問兩張皮馬保，他原是滑縣的人，他在延津縣城內充當捕役，後來他歸了天地會八卦教中，他無所不為。他是昨天黃昏之時，在這店的門首，我二人遇見了，他原先是金家鎮我們近鄰的街坊。他見我在這裡，他問我在此何干，我把來此開店之故說了一番，他才喜悅，跟我進店來，叫我給他找一間僻靜院子。我帶他至後院，有兩間正房，我叫他住下，問他從哪裡來至此處，他說是從懸漠山來，身上有病。他摘下一隻金鐲子來，叫我給賣也可，當也可。我給他當了五十兩銀子，我又把銀子給他，他托我請一位醫家先生。我派人給他請了先生來，我問他是什麼病，他說吐血癆傷。我就叫他在我這裡養著。他說要有人找他，就不可提說他來在這裡。今日兄長錯非遇見我，你再問別人可不行，我是知道他的來歷。」馬成龍一聽，心中甚喜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此去拿他去。」金文學說：「不可，依我之見，總是三更之後他睡之際，你三位去拿他去。到了那裡，我叫他開門，他不疑是拿他。你三位要這就去，怕是一驚他跑了，倒不好了。」馬成龍說：「也好。你去後面，倒把他穩住了去。我今日要多喝兩杯。」金文學給三人斟上酒，這才站起來往後走，來至在後院，到了馬保那屋裡，見馬保仰臥在牀上。